



奚密著

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

从边缘出发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奚 密 著

□ 现代汉诗的另类传人

从边缘出发

书 藏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
广东人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 / 奚密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3

(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ISBN 7-218-03246-x

I . ①丛…②蓝…

II . 奚…

III .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 I 207 · 22

| | |
|------|----------------------------|
| 书名 | 从边缘出发 ——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 |
| 作者 | 奚密著 |
| 责任编辑 | 陈娟 |
| 封面设计 | 舒杰 |
| 责任技编 | 孔洁贞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经 销 | 广东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
| 印 张 | 8.25 印张 |
| 字 数 | 190 千字 |
| 插 页 | 1 |
| 版 次 |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218-03246-x/I · 391 |
| 定 价 | 17.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谢冕

这套丛书的几位作者都来自学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获得了很高的学位——丛书中好多部本身就是博士学位论文。而且，丛书的大部分作者，现在也都在大学或研究部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套丛书的内容，是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基点展开的，可以说是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要是对这套丛书加以概括，指称其为《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应该是很切题的。既然是学院批评，而且又与“当代”有关，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当然也乐于把话题集中在当代的学院批评精神这一点上。

学院在中国可以称之为高等学府，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在全体居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中国，学院这地方相对集中了拥有较多知识的人才，这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旧学也有学院的传统，那是以某一位或数位知名学者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书院制度。在这些书院中，通过那种课徒授业式的讲学活动，以交流学术、传播思想。书院在中国旧时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发展中，特别是在倡导独立思想和建立学派方面，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现代意义的学院，源起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它发端于“戊戌变法”而逐渐完善于新文化运动，是现今综合性大学的雏形。

现代的学院是新型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与世界各国的大学

体制相近。在中国，这种集中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学院，往往是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思想活跃的地方。这里也是产生新思想和新思维的场所，从这里发出的信息，往往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对社会产生着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在大学里酝酿和产生的先进的思想，往往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学院以及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地位，已为近代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

中国学院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魅力的展现。学院的地位和它的实践，昭示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因而，在学院中形成的思想理念，总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迅速或缓慢地对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积极地作用于现实的进步与民智的开发。

在文化未能普及的社会，学院的成员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人才的相对集中，使这里弥漫着浓厚的投入和参与意识。这种意识以表达广大民众意愿的社会理想为巨大支撑，它保留了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学院意识的成熟性，表现在它与社会盛衰、与民众忧乐的紧密联系上，它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最动人的一道风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清楚自己在全体民众和整体文化构成中的这种地位，他们总乐于承载启蒙和代言的重负——当然，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生活在中国具体的环境中，他们有一种被选择的庄严感。这种庄严感诱发并产生了使命意识则是自然而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要求自己的工作有益于人、有益于世，他们有很强烈的社会功利心。在中国，学问从来都不“纯粹”。

学院是切磋学问的地方，当然与外界有不同之处。首先是，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与基于个人的创造性劳作有关——而且这种劳作偏重于精神的和思想的层面。这是一个与外面偏重于务实的世界相对游离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独立的，这里的工作立足于思考的独创性，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掘一

个人的潜力，使每一个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这里无保留地鼓励奇思异想和与众不同。

无论是求学还是治学，其核心是探求学理。学院精神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究其实，就在于它的思想理念建立在科学思辨的基础上。它不排斥激情，而激情却诞生于冷静的分析，并以坚实的理性为前提。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面对着具体性，事实和材料无疑是立论的根本。把这推广到治学上面来，则一切的推论或判断都应当是有根据的。不务空谈，严谨求实，是这里不可更易的律则。

学院的基本使命在于发展。它不仅是接受前人的思考成果，而且有责任推广和发展前人的成果。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并非被动地接受，总是追求以自己的加入而使历史丰富。中国学术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接力赛中得到延续。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成员都可以能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进入学术的创造性传统而引为荣耀。正是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学院精神总与创新有关。说学院是做学问的地方，此话不错。但它是一道鲜活而浩大的长流水，靠的是源头的深远，也靠的是加入者的鲜活的输送。

回到这套丛书的话题上面来，这里集聚的几本著作涉及的内容，均立足于20世纪、特别关注于本世纪下半叶以迄于今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潮的研究观察。既然是以当代文学的观察为重点，这里当然充盈着对于现实的关注和激情，为它取得的成就，也为它曾有的失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本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挫折，为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经验。时届世纪末年，文学则有亟待克服的积重和新的期待。文学需要回应生活提问的也更多。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方面，文学研究需要对以往的累积作出有效的清理，另一方面，则要以更多的毅力和锐气面对新的挑战。这无疑是当代的学院批评的严重

的任务。

本丛书的作者大体总与北京大学有关，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获得过北大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是很有创造力和锐气的新一代学者。奚密教授情况略有不同，她是我的朋友，现在就职于戴维斯加州大学。她是中国当代新诗热心的研究者和权威的诠释者，她在这方面的贡献，得到国内和海外学界的公认。她的加盟为本丛书生色不少，在此，我谨向奚密教授致谢。本丛书的大量组织工作是程文超做的，我也向他表示谢意。当然，我还要代表全体作者向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丛书的责任编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1999年2月16日，旧历己卯年正月初一，于北京大学

目 录

| | |
|-----------------------------------|-----|
| 第一章 从边缘出发：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 | 1 |
| 一、诗的边缘化：一个现代现象..... | 1 |
| 二、诗的新起点：从边缘出发..... | 3 |
| 三、边缘与自我的再现：当代中国 | 23 |
| 四、从乡土到后现代：台湾诗坛 | 30 |
| 五、边缘性和女诗人 | 35 |
| 六、边缘性和海外汉诗写作 | 42 |
| 七、结论 | 52 |
| 第二章 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 56 |
| 第三章 现代汉诗十四行探微 | 87 |
| 第四章 星月争辉：现代汉诗“诗原质”举例 | 123 |
| 第五章 台湾的超现实主义 | 152 |
| 第六章 现代、当代、后现代 | 176 |
| 一、从现代到当代：米罗的《吠月之犬》和两首汉诗 | 177 |
| 二、后现代的迷障：对《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的反思..... | 185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 | 205 |
| 一、“诗歌崇拜”：一种论述的建构 | 207 |
| 二、危机意识..... | 213 |

| | |
|--------------------|-----|
| 三、诗人的形象：英雄与烈士..... | 221 |
| 四、诗人“系谱学” | 228 |
| 五、综论..... | 234 |
| 后 记..... | 255 |

第一章 从边缘出发：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

假如作家置身其脆弱社区的边缘或以外，他（她）更能表现另一个潜在的社区，并得以塑造另一种意识或感性。

——德勒兹 & 卡塔利 (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

本书采用“边缘”作为一诠释批判性观念，来探讨现代汉诗发展的脉络，触及诗史上几个重要的运动和争议，同时提供一理论架构来分析现代汉诗的现代本质，包括美学和哲学特征。“边缘”的意义指向是双重的：它既意味着诗歌传统中心地位的丧失，暗示潜在的认同危机，同时也象征新的空间的获得，使诗得以与主话语展开批判性的对话。

一、诗的边缘化：一个现代现象

现代汉诗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学中所谓“前驱”(pacesetters)的观念有相通之处。“前驱”意指“那些在某种社会变革尚未为群众接受以前即介入的少数人”。这些人同时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1]对现代汉诗来说，这两个世界一是迅速转化中的传统社会，一是日趋以大众传播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及文化氛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共和推翻了数千年的君主专政；1904年科举制度的废止断绝了传统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擢升途径；19世纪末以来引进的西式教育制度使教育重心由传统的人文素养向科技理工转移。诗长久以来在传统文化中享有的优越地位——即作为道德修养的基石、政治权力的阶梯、人际沟通最精致典雅的形式——随着以上变化而丧失。诗成为一种相当专门、私人、边际性的活动。诚然，从晚清到1917年的各种文学运动，其动机不仅是美学的，更预设了文学革命作为社会改革、文化更新之催化剂的期待。但是在各种文类中，是现代小说肩负了这个“伟大”任务、“崇高”使命，是小说作家扮演了社会代言人的重要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的文化结构——诗高高在上，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受到根本的动摇。

随着现代社会的商业化和大众传媒（包括收音机、电影、电视、录像、电脑）的兴盛，诗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距离日益悬殊（相对而言，小说一直和通俗文化较接近，因此其边缘化的震撼也较小）。与早期新诗前驱者意愿相背的是，虽然它的传递媒介是“白话”，同时国民基本教育也较以往普遍，但是现代汉诗并未能因此而吸引广大的读者。其中的反讽是：现代诗眼看着自己被推到它出力建设的新世界边缘而爱莫能助。

简言之，现代汉诗一方面丧失了传统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和大众传媒竞争，吸引现代消费群众。两者结合，遂造成诗的边缘化。诗人、文学理论家，甚至政治文化体制，对现代汉诗边缘化的对应，有意无意地形成多股推动现代汉诗的暗流。

二、诗的新起点：从边缘出发

相对于旧社会，现代诗人失去其原有地位；相对于新社会，它又处在外围。自我认同的危机感使诗人不得不为诗、为自身重新定位。这种自觉和“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思想的萌芽，根本上是相通的，同时也彰显于诗人以个人表现为诗之宗旨的主张。胡适（1891—1962）1920年写的《梦与诗》标榜“诗的经验主义”，强调个人经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2]而个人经验中最深刻者之一是爱情。“五四”时期涌现了大批的情诗。汪静之（1903—1997）1922年出版的《蕙的风》，因其对爱情大胆的描述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3]情诗的泛滥，使鲁迅（1881—1936）在1924年写出像《我的失恋——拟古新打油诗》这样的讽刺诗；他“看见当时‘啊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4]传统的儒家中心文化里固然不乏爱情的描写，但范围较狭窄。根据刘若愚的看法，古典诗重要的主题中，爱情只能排在自然、时间、历史、闲情、怀旧之后，仅在酒之前而已。^[5]这点在现代汉诗里彻底改观。情诗的构思和技巧特别丰富深刻，亦是自我经验显现之一端。

古典诗和现代诗中“我”的另一重要差异在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试举最早的现代诗之一，沈尹默（1883—1971）1917年的《月夜》为例：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6]

孙玉石对此诗已有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月夜》中寄托的人格独立的思想情怀……是个人的，也是觉醒了的一代人的声音。”^[7]我仅补充一点，即在意境上此诗既是传统的回响（如常见的诗题、自然意象和气氛），也是对传统的否定。最后一行用“却”这个转折语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平行存在，有别于古典诗中物我浑然一体的境界。如果诗首的“霜风”暗示自然的强凛和个人的孤弱，那么诗人坚持的是后者的卓然独立和超越物质环境的潜能。

现代汉诗中个人的觉醒进一步表现于自我反思和自我剖析上。虽然若干诗流于感伤，但佳作往往能深刻体现对人之存在——包括时间、死亡、真善美——的哲思。徐志摩（1897—1931）1931年的《车上》，反映了既是他的时代，也是普遍人性中的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的对比：

这一车上有各等的年岁，各色的人：
有出须的，有奶孩，有青年，有商，有兵；
也各有各的姿态：傍着的，躺着的，
张眼的，闭眼的，向窗外黑暗望着的。

车轮在铁轨上辗出重复的繁响，
天上没有星点，一路不见一些灯亮；
只有车灯的幽辉照出乘客们的脸，
他们老的少的，一致声诉旅程的疲倦。

这时候忽然从最幽暗的一角发出
歌声：像是山泉，像是晓鸟，蜜甜，清越，
又像是荒漠里点起了通天的明燎，
它那正直的金焰投射到遥远的山坳。

她是一个小孩，欢欣摇开了她的歌喉；
在这冥盲的，在这昏黄时候，
像是奔发的山泉，像是狂欢的晓鸟，
她唱，直唱得一车上满是音乐的美妙。

旅客们一个又一个的表示着惊异，
渐渐每一个脸上来了有光辉的惊喜：
买卖的，军差的，老辈，少年，都是一样，
那吃奶的婴儿也把他的小眼张开。

她唱，直唱得旅途上到处点上光亮，
层云里翻出玲珑的月和斗大的星。
花朵灯彩似的，在枝头竞赛着新样，
那细弱的草根也在摇曳轻快的青萤！^[8]

在结构上，诗的头两节写黑暗，却以两倍的空间（后四节）来写光明，重点放在后者。在语法上，第二节重复使用否定句（“没有”，“不见”），突出第三节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变。在修辞上，双声词和叠句的重复使用达到强调的效果：一连五个明喻（“像是”）形容小女孩如何用她那自发的、清越嘹亮的歌声，将乘客从周遭冷漠绝望的黑暗里释放出来。原本车中的“冥盲”“幽暗”被歌声的“金焰”“明燎”取代。最后一节写歌声不但改善了车

中的气氛，连车外广阔的大自然也随之改观：从天上到地下，渺小的个人（小宇宙）可以影响整个自然（大宇宙）。这种对个人、人性的肯定，和上面谈到的沈尹默的《月夜》也是相通的。

《车上》的小女孩在半世纪后找到她的化身，即（台湾）杨牧（1940年生）1987年的《喇嘛转世》中的小喇嘛：

（一个西藏活佛在旧金山圆寂。若干年后人们发现他已经转世，在西班牙。）

他们到处找我，从喀什米尔
出发，沿那恒河东南走
在烈日下风雨中穿过乡野
村庄，出入河曲和山阿

然后他们分取两个方向
一支渡过伊洛瓦底江，恓惶
向东，渡过萨尔温江和湄公河
在寺庙前宝塔后到处搜索

另外一支跨越印度半岛
绕过烽火里的阿富汗
忍耐着饥饿，疲劳和错误
于是他们进入古老的加利利

当他们托钵走进古老的加利利
准备顺路探访幼年耶稣的故居
忽然石桥那边轰隆一声

是恐怖分子引发报复的炸弹

这对他们太离奇了，血腥
和暴力，这个从来不见于
他们的经籍。可是他们不知道
当时东行那一支正好也到了高句丽

催泪弹里鸽子纷纷飞起，武装部队
包围之下，只见一个青年学生
浇油向自己，并且点火
大呼一声跳下，曳着浓烟烈焰

和尚大批出动，在广场上
轮流演讲。然则他们出加利利
拾当年东方三博士的旧路
在霜露的黑夜里找不到那颗星

他们恭谨地坐在车上，不太交谈
兼程到海边，买舟沿另外
一则神话故事到岸，啊欧洲
举目都是无花果，哪里去找我？

夜里他们分头静坐。旅舍外
虚无的巴尔干半岛在喧闹
葡萄酒流注如鲜血。他们开会
决定先行北上，到寒带试试看

可是他们不知道，当时另一支
已经在东京转机飞越了
太平洋，又过境北美洲进入了
想起来有点可能的墨西哥

他们换穿夏布黄袈裟
雇了一辆驴车，探访无数个
小镇，人们一径弹着吉他
重复唱那“安答路西亚——”

海风攻打他们寻觅的眼，这样
一路经过许多小小狭长的国度
天上偶尔出现几架直升机
切、切、切碎了安答路西亚

幸好他们这一支只到
波罗的海就商量回头，虽然
不免在黑森林里迷了路。
总算开春以前蹒跚走到摩洛哥

他们席地沮丧，不知道下一站
哪里是好？向东是意大利（阿门）
向西是西班牙（阿门），教堂钟
处处彻响，哪里找得到我？

非洲？说不定我们转世的法王
出在非洲刚果：密宗黑教小喇嘛！